



三十八朵
荷花

阎纲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从水中吐火到火中生莲（代序）

知道阎纲的名字，很早，大量读他的文章，是在上大学期间；但认识他，却是在我博士毕业留京工作以后。读他的文章，想象他个头矮小而性格外向，及见其人，才知道自己的想象实在是大谬不然。

然而，阎纲虽身材长大，如玉树临风，但却和气载柔，英气含刚。其人如此，其文亦然，——用“刚健含婀娜，端庄杂流丽”来说明他的性格和文字，是十分妥帖的。表面上看，他文质彬彬，说话轻声细语，举止镇定从容，仿佛秋天静静流动的深水。但他还有另一面，有不愿安分、随顺的一面，有陕西人生冷硬倔、敢拍桌子掀板凳的脾性。事实上，正是凭着这股“牛犊顶橡树”的犟劲，他写于 1980 年代的那些高呼大喊的文字，才蓄满了突突上发的勃郁之气和冲决之力。

“水中吐火”是古人形容小说叙事的奇异效果的意象，适合用来评价阎纲的评论文章。是的，阎纲的评论文字如“水中吐火”，纯净而热烈，显示着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挚爱和忠

诚,显示着他对排抵极“左”思潮的勇气和决绝。他是对 1980年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批评家。可以肯定地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的勇敢和无畏,没有他的仗义执言,一些敢于揭示社会矛盾、触及尖锐问题的作家,就有可能被遗忘、被埋没,一些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就有可能被遮蔽、被忽略。

阎纲把人道主义当作自己的文学纲领,把关心人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当作文学的任务和使命。他通过捍卫文学的价值和自由,来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总之,如何把人从非人的异化状态里解放出来,如何重新在神与鬼之上确立人的位置,是贯穿在阎纲至今为止的所有批评性文字中的核心问题。而坚持不懈地为此而努力,是需要良知和勇气的,是需要一种火一样热烈的硬汉子精神的。白桦先生在《余在古园》的序文中说:“阎纲以意识形态上的反‘左’,职业道德上的打假和艺术创新上的扶新,表现出了一个知识文人在社会和文化转型之中的清醒、冷静和正直,这是社会良知之所在,也是阎纲的价值之所在。”他的评价是准确的。

进入 1990年代,商潮澎湃,文学淡出,作家失态,批评家失语,阎纲先生的心境,也像秋风扫掠过的原野,空旷而寂寞。面对乱象迷眼的文学“现场”,面对“经济转型期”文学评论的尴尬,他内心充满欲说还休、不说也罢的“困惑”和无奈。但关于《白鹿原》和韦君宜的《露沙的路》和思想性著作《顾准文集》等的评论,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文章中,阎纲关注和思考的,依然是民主的价值、科学的精神、现实的问题和历史的教训,依然是知识分子的境遇和“人的尊严”这类重大问题;追求的依然是“智者的广博,仁者的旷达,哲人的深郁。大境界,

大写意，大手笔”，运用的依然是负重若轻、嬉笑怒骂、淋漓痛快的杂文笔法。

阎纲先生 20 年代以来的写作兴趣在散文。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都是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观。

阎纲散文的风格是平易，是亲切，是坦率，是真诚，是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和潇洒。他善于实话巧说，长话短说，摇曳多姿，不落俗套，能于平朴中见文采，于淡泊中寄至味。他的散文属于那种有价值重心和意义指归的散文。

他欣赏散文的“悲剧色彩”，强调散文写作要“自由”，要“真诚”，要“有感情”，要容纳沉郁的人生体验和情感内容。他甚至说“散文是老年，小说是中年，诗歌是青少年”。他每有“老年”之叹，心境似乎也很悲凉，喜欢说一些伤感的话。“怀旧，恋土！伤逝，惦念！”这也难怪。爱女一病不起，老友乘鹤西去，深哀巨痛，亦云极矣，焉得令人不伤悲，焉得令人不泪垂。

阎纲先生说：“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他用散文哭自己的忧伤。他的那几篇追忆性的散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哭出来的。他的最令人伤怀动情的散文，每一个字里都有从心里流出来的血泪。阎纲说黄秋耘“相信眼泪”，他自己也相信的。邵燕祥说黄秋耘是“血泪文章战士心”，阎纲亦复如此。他的名篇《我吻女儿的前额》，动情伤心，肝肠寸断，读来令人鼻酸泪涌，有撕心裂肺之痛！阎纲先生的这篇悼亡伤逝的血泪之作，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神奇力量。

体验过人生哀痛的人，生活态度通常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总

愿向幽静少人处去,也格外珍惜那些最宝贵的事物。阎纲先生似乎越来越惜时惜生。一些无足轻重的研讨会,他都不再参加。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像以前那么经常了。我知道他想多读一些好书,多写一些让自己满意的文章。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我愿阎纲先生的精神之树枝叶繁茂,硕果累累。

李建军

2007年 圆月 圆日再改于北京

自摇摇序

这是一本散文、随笔集，主要是缅怀亲情。

《我吻女儿的前额》(女儿周年祭)和《三十八朵荷花》(为“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而作)流传很广，我愿它进入每个家庭，让天下的父女、母女、男男女女都能接受它，为健康，为骨肉亲情。

这本集子，承蒙家乡出版社出版，所以，除记述亲人的文字外，也收录了有关陕西的人和事。国·家·我——我·家·国，三位一体，经历了一个相当特殊的年代。

成也时势，败也时势，时势不可违。

人有七情六欲，诗有兴观群怨，发乎情欲者是为诗。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六欲：生死耳目口鼻。按孙犁的说法，情有情韵情景情绪情调情境风情人情种种。我也是“情本体”论者，说过：“文学者，情学、情欲学。”

随笔、散文、杂文都姓“杂”，情之所至，缘情成文，或乐而忧，或忧而乐，恩恩怨怨、爱爱仇仇，笔下难免带点“刺”，不能净

挑好听的。然而 ,达意易 ,感人心者难 ;带刺易 ,刺准穴位难 ,特别是对准自己痛下针砭。韩愈说 :“愁苦之言易好 ,欢愉之辞难工。”

心灵对立构成艺术哲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美丑的势不两立 ,透过情感的反差、碰撞 ,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而这一切 ,必须有传神的感悟和鲜活的细节支持(细节是魔鬼!) ,以便将人物推到情境极限 ,让美丑的对立、生死的较量、感情的落差、两难的选择甚至渺茫的苦撑 ,变得韵味悠长、扣人心弦。我服膺雨果的两元对立的艺术 ,也喜欢他的这句话 :“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 ,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

我是见贤思齐 ,对自己的作品很少有满意的。我用情太实 ,不灵动 ,也不枯燥 ,往往杂以理趣和幽默 ,大多能够让人读得下去 ,这使我高兴。

2009年 圆月 怨日 ,经国务院批准 ,我美丽的家乡“醴泉县”更名“礼泉县” ,酒香尽失 ,意韵荡无 ,而湖南“醴陵”风采依然。为了同回忆性的叙事内容相契合 ,书中有关篇目沿用“醴泉”旧名 ,读者莫怪。

建军文章 期我以诚 ,予心感焉。

保安、大凡诸君多所提示 ,谨致谢忱。

阎摇纲

2009年 圆月 圆日摇北京摇古园

我吻女儿的前额

美丽的夭亡。她没有选择眼泪。

女儿阎荷，取“延河”的谐音，爸妈都是陕西人。菡萏初成，韵致淡雅，越长越像一枝月下的清荷。大家和她告别时，她的胸前置放着一枝枝荷花，总共三十八朵。

女儿1995年查出肿瘤，从此一病不起。两次大手术，接二连三地检查、化疗、输血、打吊针，“那瓶走尽这瓶流，点滴何时是个头？”祸从天降，急切的宽慰显得苍白无力，气氛悲凉。可是，枕边一簇簇鲜花不时地对她绽出笑容，她睁开双眼，反而用沉静的神态和温煦的目光宽慰我们。我不忍心看着女儿被痛苦百般折磨的样子，便俯下身去，梳理她的头发，轻吻她的前额。

神使鬼差般的，我穿过通道，来到协和医院的老楼。1995年前，也是协和医院，我在西门口等候女儿做扁桃腺手术出来。女儿说：“疼极了！医生问我幼儿时为什么不做，现在当然很痛。”其状甚惨，但硬是忍着不哭，怕我难过。羊角小辫，黑带儿布鞋。1995年前，同是现在的六七月间，我住协和医院手术。

穿过通道拐进地下室，再往右，是我当年的病房，死呀活呀的，一分一秒的，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还留着女儿的身影。

此前,我在隆福医院手术输血抢救,女儿 5 岁,小小年纪,向我神秘地传递妈妈在天安门广场的见闻,带来天安门诗抄偷偷念给我听。她用两张硬板椅子对起来睡在上面陪住,夜里只要我稍重的一声呼吸或者轻微的一个翻动,她立刻机警地、几乎同步地坐起俯在我的身边,那眼神与我方才在楼上病房面对的眼神酷似无异。替班的那些天,她不敢熟睡。她监视我不准吸烟。有时,女儿的劝慰比止痛针还要灵验。

回到病房,我又劝慰女儿说:“现在我们看的是最好的西医郎景和,最好的中医黄传贵,当年我住院手术不也挺过来了?那时好吓人的!”女儿嘴角一笑,说:“你那算什么?”“轻松过关”而已。”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提醒那些对妇科检查疏忽大意的亲友们,务必警惕卵巢肿瘤不知不觉癌变的危险,卵巢是个是非之地,特别隐蔽,若不及时诊治,就跟我一样遭大罪了,唉,我招谁惹谁了?

最后的日子,五大痛苦日夜折磨着我的女儿:肿瘤吞噬器官造成的剧痛,无药可止的奇痒,水米不进的肠梗阻,腿、脚高度浮肿,上气不接下气的哮喘。谁受得了呵?而且,不间断地用药、做检查,每天照例的验血、挂吊针,不能将痛苦减轻到常人能够忍受的程度。身上插着管子,都是捆绑女儿的锁链,叫她无时无刻不在炼狱里经受煎熬。“舅妈……舅妈!”当小外甥跑着跳着到病房看望她时,她问了孩子这样一句话:“小镬,你看舅妈惨不惨呀?”孩子大声应道:“惨——”声音拉得很长,病房的气氛顿觉凄凉。同病房有个六岁的病友叫明月,一天,阎荷坐起梳头,神情坦然,只听到一声高叫:“阎荷阿姨,你真好看,你用的什么化妆品呀?”她无力地笑着:“阿姨抹的是酱豆腐!”惹出病

房一阵笑声。张锲和周明几位作家看望,称赞“咪咪,真坚强!”女儿报以浅笑,说:“病,也坚强!”又让人一阵心酸。

胃管里流出黑色的血,医生急忙注射保护胃黏膜和止血的针,接着输血。女儿说:“现在最讨厌的是肠梗阻。爸,为什么不上网求助国际医学界?”我无言以对。女儿相信我,我会举出种种有名有姓的克癌成果和故事安抚她,让她以过人的毅力,一拼羸弱不堪的肢体,等待奇迹的出现。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个比女儿还要清醒,还要绝望的父亲,是不是太残忍?可是,我又能怎么做呢?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只能以最大的耐心和超负荷的劳碌让她感受亲情的强大支持。夜深了,女儿周身疼痛,但执意叫我停止按摩,回家休息。我离开时,吻了吻她的手,她又拉回我的手不舍地吻着。我一步三回头地出了病房,下楼复上楼,见女儿已经关灯,枕边收音机的指示灯如芥的红光在黑暗中挣扎。一个比白天还要难过的长夜开始折磨她了。我多想返回她的身边啊!但不能,在这些推让上,她很执拗。

女儿在病房从不流露悲观情绪,她善良、聪颖、稳重而又风趣,只要还有力气说话,总要给大家送上一份真情的、不含苦涩的慰藉,大人孩子、护士大夫都喜欢她,说“阎荷的病床就是一个快乐角,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说给她听”。

苑月 5 日凌晨 3 时,女儿喘急,不停地擗气儿,大家的心随着监护仪上不断闪动的数字紧张跳动。各种数字均出现异常,血氧降至 55%。外孙女给妈妈擦拭眼角溢出的泪水。6 时 40 分,女儿忽然张口用微弱无力的语调问了声:“怎么还不给我抽胸水?”这是她留给亲人们最后的一句话。她用擗气抵御窒息,坚持着、挣扎着,痛苦万分。我发现女儿的低压突然降到 70mmHg,女

婿即刻爬到她的胸前不停地呼叫：“咪咪，咪咪，你睁眼，睁眼看我……咪！”女儿眼睛睁开了，但是失去光泽……哭声大作。大夫说：“大家记住时间，五点十分。这对阎荷也是一种解脱，你们多多保重！现在让我们擦洗、更衣、包裹……”可怜的女儿，疼痛的双腿依然翘着。护士们说：“阎荷什么时候都爱干净。阎荷，给你患处贴上胶布，好干干净净地上路。”又劝慰大家说：“少受些罪好。阎荷是好人！”女儿的好友甄颖，随手接过一把剪子，对着女儿耳语：“阎荷，取你一撮头发留给妈妈，就这么一小撮。”整个病房惊愕不已。女儿离去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但是我如梦如痴，紧紧抓住那只惨白的手，眼睁睁看着她的眸子渐渐地黯淡下来，却哭不出声来。我吻着女儿的前额。文艺报社的李兴叶、贺绍俊、小韩、小娟闻讯赶来，痛惜之余，征询后事。我说：“阎荷生前郑重表示‘不要搞任何仪式，不要发表任何文字’。非常感谢报社和作协，你们给予她诚挚的关爱，在她首次手术时竟然等候了十个小时！”

妈妈的眼睛哭坏了。伴随着哭声，我们将女儿推进太平间，一个带有编号的抽屉打开了，已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抚摸着她僵硬疼痛的双腿，再吻她的前额，顶着花白的头发对着黑人说：“孩子，过不多久，你我在天国相会。”

八宝山的告别室里，悬挂着女儿的遗言：“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无力回报。我奉献给大家的只有一句话：珍惜生命。”那天来的亲友很多，文艺报社和作家协会的领导几乎都到了，女儿心里受用不起，她生来就不愿意惊扰别人。

女儿的上衣口袋里，贴身装着一张纸片，滴血成墨、研血成字，是她和女婿的笔谈记录，因为她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血书般

的纸片,女婿至今不敢触目。

摇摇等你好了,我们好好生活。

哪儿有个好啊?美好的时光只能回忆了。

只要心中有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疾病。

我心中始终有你们,却没能控制住疾病。如果还有来世,只盼来世我俩有缘再做夫妻,我将好好报答你。

从今天开始,咱俩谁也不能说过分的话,好吗?

这些都是心里话,因为我觉得特别对不住你们,你们招谁惹谁了,正常的生活都不能维持。

你有病,我们帮不了忙,不能替你受苦。

谁也别替我受苦,还是我一人承受吧。我只希望这痛苦早些结束,否则劳民伤财。真的,我别无他求,早些结束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别这么想,只要有一点希望咱们俩就要坚持,为了我。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坚持下去又会怎样呢?你看你们每天跑来跑去,挺累的,为了你们,我看还是不再坚持为好。肠梗阻太讨厌了。

生病没有舒服的,特别痛苦,你遇事不慌,想得开,我看是有希望的。

你看不行,你是大夫吗?(玩笑)

你知道多少人惦着你呀?

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无力回报。我奉献给大家的只有一句话:珍惜生命。我真的爱大家,爱你,爱丝丝,爱咱们这个家,都爱疯了,怎么办?真羡慕你们正常人的生活,自由

地行走 ,尽情地吃喝。没办法 ,命不好。酷刑 !胃液满了吧 ,快去看看 !

后来 ,又在她的电脑里发现一则有标题短文 ,约作于第 八次化疗之后。惧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她却变得坦然。“思丝”即思恋青丝 ,女儿的女儿也叫丝丝。

思摇摇丝

摇摇摇摇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 ,一个 四岁孩子的妈妈、满头青丝的妇女同志会以秃头示人。更没有想到 ,毅然剃发之后竟不在意地在房间内跑来跑去 ,倒是轻松 ,仿佛“烦恼丝”没了 ,烦恼也随之无影无踪 ,爽 !

活了 猿多岁 ,还没见过自己的头形呢 ,这次 ,嘿 ,让我逮个正着。没头发好。

摸着没有头发的脑袋 ,想一想也不错。往常这时候该费一番脑筋琢磨这头是在楼下收拾收拾呢 ,还是受累到马路对面的理发店修理修理 ?是多花几块洗洗呢 ,还是省点钱自己弄弄 ?掉到衣服上的头发渣真麻烦 ,且弄一阵儿呢。没头发好。

没了头发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剃光头。盛夏酷暑 ,燥热难耐 ,哪怕悄悄过来一股小风 ,没有头发的脑袋立马就感到丝丝凉意 ,那是满头青丝的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没头发好。

没有头发省了洗发水 ,没有头发节约护发素 ,没有头发

不用劳驾梳子 ,没有头发不会掉头皮屑。没头发好。

没头发的时候 ,只能挖空心思发挥其优势 ,有什么办法呢?再怎么说明 ,这头也得秃着啊。

我翘首盼着那一天 ,健康重现、青丝再生。到那时 ,我注定会跑到自己满意的理发店去 ,看我怎么摆弄这一撮撮来之不易的冤家。洗发水、护发素?拣最好、最贵的买喽!还有酷暑呀?它酷它的 ,我美我的 ,谁爱光头谁光去 ,反正我不!

衰惫与坚强 ,凄怆与坦荡 ,生与死 ,抚慰与反抚慰……生命的巨大反差 ,留给亲友们心灵上难以平复的创痛。

吻别女儿 ,痛定思痛 ,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死后 ,我将会再见先我一步在那儿的女儿和我心爱的一切人 ,所以 ,我活着就要爱人 ,爱良心未泯的人 ,爱这诡谲的宇宙 ,爱生命本身 ,爱每一本展开的书 ,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作精神上的交流。

2005年 苑月 遥女儿周年祭

(本文原载《散文》迄今约 獭家纸媒转载)

三十八朵荷花

“人谁不死？于汝即冤。”转眼已是四年。

女儿去世，花自飘零水自流，割不断此恨绵绵。女婿陆刚睹物思人，觉着亲爱的咪咪依然陪伴在他的身边。他诚心给她立块墓碑，将缱绻与思念铭刻在永世坚硬的石头之上。

倾吐衷曲，凝诗行于方寸之间。

我搜寻记忆的碎片，一遍又一遍……两难的境地，带笑的哽咽，含泪的哄逗，弥留时分的骨肉情、生死爱。

文艺报社印发的《阎荷同志生平》是这样写的：

摇摇摇摇阎荷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 1994 年 苑月 愿日在协和医院逝世，享年 猿岁。

阎荷崇尚理想，刻苦钻研，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挑战。她曾主动提出辞去总编室副主任的职务，去编辑室做一名普通编辑，很快成为一名称职的编辑，也写得一手漂亮、真诚的文章。

阎荷以瘦羸之躯担起工作重担，担起为妻、为母的责任，她为了工作、为了父母、为了家庭，再大的压力和怨苦都

能承受 ,因为她的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在人们的印象里 ,她总是一副和善的笑脸和一双值得信赖的眼神。即使在重病中 ,她还在牵挂着文艺报的工作和同事……

女婿说：“这是组织鉴定 ,不足以表达我们二人之间的深情蜜意。春去秋来 ,一个又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思念 ,思念 ,永远的思念！”他给我讲了以下的故事——

那年我 16 多岁 ,刚到舞协工作 ,虎虎有生气 ,人长得不算好看 ,可是傻人有傻福 ,找了个好姑娘 ,水中捞月我“捞”着了。

1956 年中直机关到十三陵水库绿化基地植树 ,车上的人有说有笑 ,陶醉在郊游似的兴奋氛围中。一位少女的长相深深吸引着我。她穿着朴实 ,白净的皮肤 ,梳着一个马尾小辫 ,文静得像个仙子 ,透出一股灵气 ,一看就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子。我不知偷偷看了她多少眼 ,哪怕是一小会儿 ,也不想把视线从白雪公主的身上移开。我打听到她在作协《文艺报》工作。我暗自下定决心 ,利用一切机会和她接触 ,上山的时候走在她的前面拉她一把 ,下山的时候从旁边扶她一下 ,极力献殷勤。休息时和她打羽毛球 ,看电影故意碰她 ,费尽了心机。只要有她 ,让我一辈子在这里种树我也愿意。

“白雪公主”终于被“卖油郎”感动了。我们互寄杂志 ,她常在寄杂志时夹寄一张纸条 ,言辞不多 ,但倍感亲切 ,我把它珍藏起来 ,想看就看 ,那种幸福劲儿简直无法形容。

我家人口多 ,光兄弟姐妹就七个 ,但阎荷做得很好 ,多头关系都处得融洽 ,真应了那句俗话：“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她开朗、活泼、幽默 ,家里人人喜欢她 ,小字辈就更甭说了 ,个个